

盛京文藝



盛京書店

文藝創作

盛京文藝 第一輯

盛京書店發行

盛京文藝 第一輯 目次

◎中篇小說

- 父親 一
北大荒 一
符苑 一

◎文學散記

- 文藝漫談 一
談鄉土文藝 一
師速 一

◎幽默小說

- 張大嫂 一
逢 一

◎散文選輯

- 微笑 一
秋夜 一
我和母校 一
我們的自修室 一
胡逢十 一
胡逢 一

風 一
秋 七
菌 九七
穀 一〇一
伯 一〇三

勸 一二三
事 一二七
伯 一二九
枝 一二四

情的話

張

黃昏

張

晨

張

群像

張

◎奇情小說

白石村

西

◎散文詩一束

鷗

西

別離的前夕

西

心扉

西

◎惋創作

易集

西

◎戲劇

新生(五幕劇)

西

穆

天

漢

華

漢

希

漢

琦

漢

西

漢

我

漢

夢

漢

人

漢

一五三

漢

思

漢

一五九

漢

瑣

漢

一六九

夕湖之畔(獨幕劇一幕二場).....

西

琦.....

(◎詩歌選輯

臨漢草	月	小	歐陽二	春	二二七
夏雲	失戀詩	銀	孩	三三一	二二八
青年的心	異地秋思	銀	鋼	三三二	二二九
野原	野原	銀	鋼	三三三	二三〇
黃河	黃河	銀	鋼	三三四	二三一
也算情史	也算情史	銀	鋼	三三五	二三二
離家	離家	銀	鋼	三三六	二三三
憶別	憶別	銀	鋼	三三七	二三四
夜	夜	銀	鋼	三三八	二三五
記實	記實	銀	鋼	三三九	二三六
責督	責督	銀	鋼	三三九	二三七
		潤	勸	果	二三八
		潤	勸	蘋	二三九
		潤	勸	蘋	二四〇
		潤	勸	蘋	二四一
		潤	勸	蘋	二四二
		潤	勸	蘋	二四三
		潤	勸	蘋	二四四
		潤	勸	蘋	二四五
		潤	勸	蘋	二四五
		潤	勸	蘋	二四六
		潤	勸	蘋	二四七
		潤	勸	蘋	二四八
		潤	勸	蘋	二四九
		潤	勸	蘋	二五〇
		潤	勸	蘋	二五一
		潤	勸	蘋	二五二
		潤	勸	蘋	二五三

春夜

顧寶華

一五四

◎短篇小說

年末

一五五

上帝底心就是愛

一六一

小鎮上的黃昏

一六六

遺書

一七九

重逢

一九〇

戀戀

一九四

望兒山

二一

◎長詩

野火

二二七

◎鄉土文藝

押會

二三五

歐陽二春

二三七

◎中篇創作

父親照蘭

我常常覺得自己太可憐，太孤單。這原因，並不是老早就死掉了父親。

也許因為我受了詩文……的影響，覺得只要有母親，一切情感的創傷她都能給醫治得平滑柔膩。不止這些，我親眼看見許多同學，朋友，親戚，鄰居……怎樣在母親慈愛的光輝下生活着。

雖然那些母親們，未必都個個偉大神聖或舉止行爲高尚。她們中間，有的受過高等教育，有的目不識丁，有的是潤太太，有的是窮人之妻，甚至叫化婆，……可是她們對自己兒女的愛護，却都是一樣，她們都以兒女底快樂痛苦，做為自己底快樂痛苦。她們都肯為自己底孩子犧牲。

喲！我記起有一次我隨了學校的旅行團，乘船南行，同船一個中年婦人，抱着一個小孩子，伏在欄杆上嬉戲，假一不慎，懷中的孩子，從船上落到海水裏。

海水是無情地呵！那孩子的底影早已不見了！我實在不敢回憶那站在我身邊的中年婦人，怎樣跳到海水裏去追逐她底孩子。她不會游泳，我看得出來，何況那翻騰的浪花又是那樣汹湧，但是待她

毫不思索，跳到水裏去的舉動我知道她被怎樣一種感情所驅使。只那一霎時，却留給我一個永不漠滅的印象。那婦人蒼白了的臉，瞪人的眼睛……只縱身一跳，這一切都消逝了！

隨後一個工人打扮的中年男子，在甲板上蹤着脚，呼著：「完了！完了！只剩了我一個人了！天哪！」他底面孔慘無人色，一羣凭在欄杆上看海景的人，都圍了上去。他們是看熱鬧呢！還是安慰那可憐的人呢！在這一剎那我實在沒有思索地餘地，我仍然伏在欄杆上看那向後消逝的海水，那兒有一點那母子底踪跡？

我底一顆受了萬種驚嚇的心，蒙上了一重濃重的悲哀。若不是懦弱帶給我一時的鎮靜，我非也要跳到海水裏去了。雖然我這無名的犧牲，會給別人以茫然或嘲笑，甚至說我是一個瘋狂病的患者，但這都不是我再能聽到的了！

從看了這次悲劇後，我對人生又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，我堅定了以往勸善的信念。我知道母親之所以爲母親，父親之所以爲父親。作母親的失掉了幾個孩子，她甚至沒有勇氣生活下去，至於父親，他的悲哀，具有時間性的，他可以再娶妻，再生子。我底話太殘酷了嗎？是的，有時她真會生出無所謂的怨忿，說出些不可思議地話來。

可是論我自家底心境，好像不應該有這樣一個……聽！說它是『母性愛』的新學吧！可是我底情

感不是自私的，我不願以一已的情感爲轉移，否定或決定天下人。我的眼睛不欺骗我，它讓我看見一切，當然這只能添加我深痛心和欣羨了。

我已經十五歲了！別人都還當我是小孩子，我是一個小孩子；可是我不是一個普通的小孩子。我早就開始對人生起了觀察，注意與分析，這些底確帶給我許多鬱愁，悲哀，懼怕等不同的情緒。別的同伴都快活的遊玩，唱歌，讀書我覺得自己漸漸地在離開他們，並日遠遠地。只向著人們的羣集裏覬望，當然常常有糊塗的發現，這時我便坐在一個無人的角落，苦悶地沉思，那沉思還不能給我什麼理解，結果我就煞有介事地咒罵起人生來。我恨上帝爲什麼給人情感！

這些，一個神經質的小姑娘底疑問與苦悶，是沒有人慰問與同情的，假如我是別人，我有一位慈愛的母親，我可以毫不掩飾地向她要解答。就是她不明白這些，只少我流淚，我哭泣，她會替我擦掉眼淚，那麼這安慰，還不能使她忘掉暫時的悲痛嗎？

可是我；唉！我還沒有勇氣寫下去了！我怎樣？我恨誰？我有母親，像別人一樣，可是我底母親却不像別人底母親一樣。她是我底母親，她生過我，爲了我受疼痛，爲我流血，我底良心不讓我说出什麼關於她不該的話。可是……

牠猶像一座沉湖苔蘚似的，沒有表情，我很少看見一絲光影在她面上……

……用我窗前

那盆枯萎了的野菊花贊方她的性格，是再恰當也沒有了。她的動作總是遲緩的，死板的，永遠看不見有些微的生機。

陳媽真氣人！我告訴她好幾次，讓她挪開那枯萎的野菊，她總忘記，每逢我看見它，心煩就突然襲上來一樓臭名的空虛與悲哀，更會使我想到母親，與她那一張同枯萎了野菊般的臉！

我一想到母親我就煩燥，這也說不出什麼具體的道理。

有時我從學校回來，一直到我隔壁臥室，這樣不是偶然在院中相遇，我可以好幾天不看見她。說也怪，這沒有禮貌的舉動，並未對她一次責罰，她好像竟聽不到那些似的。可是有時我在她面前露出她不滿意的動作，她也會暴躁地罵起來。她底話也很奇怪，幾乎都不是對我說的，當然讓她自己任意去說好了！因為到底我是她底女傭。

我底家從遺留下的房子及院落的式樣，還能幻想出是一個曾經擦得上潤滑的家。到現在除了東廂房都裝進去些古老的傢具被鎖住外，西廂房是廚房，同陳媽臥室，堂屋的五間，她佔了東面的兩間，我佔了西面的兩間，裏間作臥房，外間作書房，中間那間，據說是會客室，可是從我有記憶起那兒還有什麼客人？只是亂放了一些凌亂的傢具，還有形刻精緻的楠木桌椅，牆上掛了幾張幾乎成了深茶色使人沉悶的古畫。處處都張滿了蛛網灰塵，只不過減了媽和我必經過的溫馨而已。

院子裏牆角上堆了些裂了紋的金魚缸，亂磚頭花盆瓦……

大門和影壁，從想像中知道從前曾經很華麗過似的。

當然我對自己底家，也有過一番揣想，及父親在世時的情形。假如我有像別人一樣的母親，她一定會把我接在她底身邊，告訴我父親底樣子，家裏從前的狀況。但這些希望只給了我更深的苦悶。

她一張枯萎了野菊花般的臉，總是死板板的，她總是沉默着。有時她說話；她的聲音，像晚風裏，寺鐘般的淒冷。她只有二十幾歲，但看上去似乎很蒼老。假如她如冷靜不加上情感的看，年青時似乎很美麗過似的！

我們中間，幾乎沒有感情的維繫。有時……呵！我不敢說，我真有些憎惡她呢！

若不是我買鏡子石自己底面孔，有幾分像她，真不相信她是我底母親。為什麼一個母親對自己底孩子總像不關心似的！

可是有時我還在懷疑，跑到陳媽房裏問她是不是生我的母親？陳媽不耐煩地在她的老臉上堆滿苦笑說：『露小姐，別瞎胡問了！當然她是妳親生的母親！』當然！為什麼當然？

說起陳媽倒是一個慈祥的老太婆。但是爲了我們這裏空氣的沉悶，連都臉上佈滿了，寂寞與哀愁。並且她只有一個兒子在父親底部下當兵，又陳亡了，也許爲了這永遠洗不掉她底沉鬱。可是如果

她告訴我說：我一定同情她，安慰她吧！可是她只想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，唉！——，一地裏替她著過。

陳媽在我們家裏一經十五年了。據說一有我們底家，她便來服侍我底父兄母子。原來我們家底情，她都是目睹的了。只是她年紀已老了，加上精神頑固，總像懶得動似的。她只在兩頭簡單的飯，洗洗衣服……和一些不吃力的輕活。所以我們家到處的蛛網灰塵，是必然的情勢。母親從不問起這事，她現在好像一切不聞不問，只是生活，麻木的生活！

有時只有我與她來時，打掃打掃自己底兩間房。母親有兩間房因為不愛進去，也只好不去管它了。可是總像有一些沈悶的東西，壓得我想哭泣！

沒有愛的生涯是如何的枯燥？小時天天看到別人底媽媽來接她底女兒從學校裏回去，那一隻伸進母親溫柔的手掌裏的小手，是如何值得渴慕！我自己却只能無精打采的走回去。唉！這乾枯的生活啊！為什麼我有母親而不能得到母親底愛？

近來我不覺又生出一個奇怪的感想，我替父親可憐！雖然我沒見過父親底模樣。無論誰整天對着這樣一個無情感的——，那生命還有什麼意思與趣樂？假如父親也是一個寡情的人，但我相信不會超過了母親，但是爲——我總被熱情所擾害！

記得母親房裏有一張父親底照片，我背着十二分的無耐走進母親底房間，向她問起那張照片，她無神似地往牆角指了一下，果然一個大的鏡框背向外靠在那裏，我向她要求把它放在我底房裏，她不加思索地答應了。我拿到我底書房擦淨了掛在壁上。

從此我底房裏添增了一些生氣。因為我覺得父親總在暗地裏看着我。有時我把一些不可思議地話喃喃的向她說，在無可耐何中得了一點點的安慰。

父親底照片很年輕，穿了一身軍裝，肩上領上都有多數的條紋及金星，那一頭粗壯的長髮也是常美譽。爲了這我也打問過陳媽，但她只能糊糊塗塗地告訴我父親是一個大的軍官，至於大到什麼地步她也形容不出；我更無知到了。可是從這照片上那一團英俊豪爽之氣，與騎在馬背上的勇敢明朗的神氣，很能令人想到當年瀟灑烈烈的威風。

我底——休；不能受母親的愛撫，怎麼連父親底臂膀都不能留在我底記憶裏？

陳媽——過：『老爺活着時候，很愛小姐似的，他總是很晚很晚的回來，只抱着小姐嬉戲。太太與老爺很少交談，但也沒見他們爭吵過。不過那時太太總要無言地哭泣，老爺也好像耽着許多心事似的，時常臉上浮着愁悶。只從小姐娶到四歲那年老爺在內戰陣亡後，太太痛哭了一次，從此就不見她再哭過了。唉！老爺真是好人，可是太太底樣子也實在奇怪而可憐——』——聽！她可憐！她比我還可憐呢？

陳媽對我還很憐憐，她與我底情分連陳媽都不如，天哪！讓我說什麼？

也許從別的情感裏能超脫出我底苦悶，這只是一個痛苦的理想。可是這一塊不治之傷，很難忘掉少底疼痛，所以近來我極力往書本裏鑽。若這些書裏有什麼觸動了我底情感，我就放肆地在父親底照片下痛哭一次他如有靈，也許能明白我底心事。

母親房裏似乎也堆滿了凌亂的書籍。我沒注意她是否常常看牠們，可是為什麼她不被感動！人真奇怪神秘，他們又常說些我不太洞悉的話，從這些書裏，能看見他們常常爲了愛戀，寫文寫詩，……裏面有時充溢着歡笑或痛苦煩悶！憂愁……他們也許像我一樣失掉了母親底撫愛，而去，求異性底同情，不會的！誰能和我一樣？可是爲什麼一定要有異性間的愛戀！人間！這神秘的人間！

這幾天我底心靈，又在上了一種莫名其妙地迷醉。常常感到濃烈的悵惘。我找不到什麼安慰，連那蒼老沉鬱陳媽底聲音，雖然從她那裏能稍稍了解——自己底身世——也失去了好奇與趣味。

有時我只有懷着一棵迷懨的心，到城外的小河邊，靜靜溪水出神。有時我要把淡紫色的玫瑰，插在髮上，或放在我房裏，瓶小。有時我一個人坐在死寂的房裏，不自覺的發出冷風般的苦笑聲。那聲音我真不相信是從我自己底口裏響出來。於是一種莫名的感覺佈滿我底全身。

有時幾乎我不敢對一人看一下，尤其母親陳媽，其實我底心理是沒有人注意的，何況母親！

前些日子我新從書店裏買來一本詩集，是淡灰色的封皮，斜寫着死灰集三個藍色頑逸的字。我滿了好奇心買了來。記得店員使勁地看了我一眼，也許他想一個小孩子不能看寫給大人的刺激啊！可是他那裏知道我不是有潛童心的小孩子了！

學校裏的功課我早已放棄了！那一堆不三不四硬撐架子拿尊嚴的教書先生。那一套扭扭姍姍作出我不明白；我不愛看這樣子的同學。我已經初中二年級了；可是我不知道我在讀些什麼？我實在厭惡這種煩擾的生活，我也不希冀我的成績好。本來我還心沒有一刻平靜去應付那些，我不愛的功課，先生同學……

日晚從學校回來後，就一個人坐在父親底照片下展開那詩集來讀，常常忘情地念出了聲，我自己覺得聲音裏有着從來未有過的顫動，並且很厲害！

其中我最愛那首標題是「最初的腳跡」的。也許它最容易獲得像我現在這樣一個少女的同情與了解。我幾乎能背誦它了！

一天夜裏我頗燥得流淚，也不知什麼力量使得我放開聲音念起那首詩歌：

『我潔之府，魂之鄉，

第一個印上她情愛的脚跡！』

雖然是那麼輕輕地走過去；
怕傷害了我愛戀的門地，

但是，妳底倩影，

却那麼清淅的縈繞着我底回憶！

我捉住了那頑皮的縱影，

央賜我們一段神聖的戀情！

我不能忘記妳音樂般的聲音；

我不敢抹掉妳窈窕的身影。

它們擁開我的心扉；

邁進我靈的草地！

被過戀情浸潤了我們底靈山，
產出簇簇潔白无瑕的玫瑰。

記得那幾夜，

我們偎在生滿玫瑰繁縝蘭的花叢；

紫羅蘭底幽香，不如妳底幽情！

玫瑰底嬌顏，不如妳恬靜的面龐！

我多麼愛惜那寶貴而逝去的時光！

我相信妳像我一樣珍重妳最初的爱情。

可是妳却那麼柔弱，

一次騷擾消過妳底敏感；

殺害了妳底信念與活力！

我能原諒妳！我要原諒妳！

而妳所得的不應該是原諒，